

中共挚友 徐朗西(3)

◆ 陈正卿

国共谈判破裂后,1947年春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前,邓颖超离别上海时,专程去与徐朗西道别。她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代表团秘书陈家康的名字。当时陈家康负责善后,邓颖超请徐朗西协助料理一些事务。神奇的是,这张名片历经“文革”动乱多次抄家竟一直留存下来。1984年10月,徐家后人把这张名片寄到北京邓颖超处,请求解决落实政策问题。后来,邓颖超批示上海市政协办理。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后,徐朗西除了与以新兴实业公司厂务主任身份活动的胡振家联系外,还与中共派来领导上海情报工作的吴克坚直接联络。吴克坚化名李昆,隐蔽在新兴公司,常到延庆路连瑞琦家,与徐朗西、杨虎等人碰头。徐朗西向他提供从程克祥等处获得的各类情报,还介绍西北军邓宝珊、杨念恒、孙蔚如、马师恭等部有关人员和认识,以便策反起义。何以端也曾来徐家商量,如何不让上海的青洪帮在解放军进城时捣乱。徐朗西作为洪帮大亨,也向他的帮会兄弟发过话。

徐朗西的长子徐晓耕也打着他的招牌,驾驶汽车奔走在各军警机关,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原复旦大学陕西籍学生党员戴天回忆说,他在1947年“5·20”学潮中被捕后,被移押到龙华曹家花园看守所。徐朗西找于右任商量,让江苏监察使严庄出面保释他。他又亲自去找上海军政要人吴国桢和宣铁吾,后来宣铁吾同意放人,但要戴天出狱后48小时内离开上海,所以戴天出狱后就直奔徐朗西家。徐朗西给了他路费,并安排他到杭州原陕西督军陈树藩的诵经堂暂避,然后再介绍他到北平燕京大学读书。戴天回忆,徐朗西布衣布鞋,慈祥和蔼,丝毫不像洪帮大亨,一见他就说:“娃呀,你受苦咧!现在国民党当官的大多不是好东西!”使他倍感亲切、温暖。



徐朗西所绘《喜鹊红梅图》



徐朗西著《艺术与社会》封面

坚不赴台 受邀参加新政协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上海即将解放。特务威逼徐朗西去台湾,于右任也来“劝驾”,被徐当场拒绝。他说:“我去台湾干什么?宁愿在上海当顺民!”他还嘲讽于右任:“你以前也是反蒋的,蒋给你个院长,你就喊他万岁了。”5月初,地下党上海工商小组成员胡振家,悄悄地向徐朗西转达中共中央的通知,请他绕道香港去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共商国是。同时,胡振家还通知了在上海的孙蔚如等人。其实,早在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就电示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刘晓、钱之光等,尽快做好徐朗西、郭沫若等社会贤达来北平的接待准备。

徐朗西交代好中共委托他联络码头和三轮车公会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后,对人说当下时局混乱,要赴香港暂避。儿子徐晓耕驾车送他至龙华机场登机。他一到香港就直奔潘汉年处,随即由潘安排,转乘客轮到天津再转往北平。

到北平后,他多次出席周恩来任临时主席的政协筹备会,与董必武、李济深、陈铭枢等老友重逢晤谈。后来,他与宋庆龄等75人被推为政协特邀代表。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政协预备会,提交政协会议报告和《共同纲领》草案。隔日,他又和会议秘书长林伯渠在御河桥军管会设晚宴招待全体代表。徐朗西的后人至今还珍藏着那张周、林二人具名的请柬。19日晚,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吴克坚、邹大鹏三位领导又在弓弦胡同15号设宴

招待徐朗西等朋友,李克农等人对徐朗西深表谢意。胡振家这时也调到北平中央军委联络部负责对台湾工作,也来看望徐朗西。

拒收礼金 不怕得罪杜月笙

徐朗西自幼熟读古诗文,曾得到关中名师毛汉诗等教诲,喜欢结交文人墨客。

著名画家汪亚尘甘心和徐朗西合作办新华艺专20余年,就因为他“热爱艺术教育”,“富有正义感”,在“复杂、黑暗的社会里应对有方”。徐朗西护国讨袁时曾奉中山先生之命办报,参加南社,结交了一批诗友、画友,包括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王一亭等。蒋介石南京政府上台后,这些元老们大多很消极,组织了寒之友社,以诗词、书画排遣郁闷。徐朗西也时常与会。这时,他曾应蔡元培之请,为帮刘海粟渡过难关,代理过上海美专校长。1926年冬,美专一部分老师拟另办新华艺专。1928年秋正式组织校务委员会,由徐悲鸿、黄宾虹、李叔同、潘天寿和徐朗西等7人担任校董,徐朗西任校长,实际主持人是教务长汪亚尘。由于学费较低,贫困生可免费,热爱艺术的青年学子纷纷报考。

徐朗西热衷美术教育,也痴迷画艺。他曾为民国时期中华画会的会员,向著名油画家钱鼎学过油画,其国画风格有中西兼蓄之长。新华艺专每届毕业生办画展,作为校长的他都有作品参加。徐朗西的画结合时事,借题发挥,有亦庄亦谐之趣;山水背景又具西画透视特点,在海上画坛独具一格。1932年“一·二

八”战火燃起,他悲愤难抑,以白骨、荒草入画,作《三骷髏图》,以揭露日军暴行。老友经亨颐题长跋以为呼应,该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新华艺专遭日军焚毁,汪亚尘将学校迁进租界继续坚持,徐朗西将学校题“横行”二字横幅,以示控诉。日军进入租界后,新华艺专因拒绝在日伪当局登记,只得暂租弄堂房屋转入地下办学。当时徐朗西给师生画了一幅《无量寿佛图》,以示有佛保佑师生平安。

徐朗西办学坚持堂堂正正,绝不因身在校刊题“横行”二字横幅,帮会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操纵鸦片买卖,为上海人所痛恨。徐与他们交往日益疏远。他不准门徒与盛幼童、李筱宝等毒枭来往。杜月笙曾想拉拢他,听说新华艺专要办一个友淑图书馆纪念徐朗西的亡妻,就让法租界商团司令魏廷桢代他送500大洋给徐,遭徐婉言谢绝。杜不悦地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社会公益,有何不妥?”徐回答:“买书给大家看是好事,但读者看书闻到书页上的鸦片味,叫我怎么做人的?”这番话,当年在社会上传开后,使人们了解到帮会中人也是有清浊不同流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徐朗西受到了中共和进步人士的敬重。他出席新政协会议后,曾返回离别50年的陕西老家。他对亲友说,蒋介石当权,想回家探望都不行,幸亏全国解放了,能回家看看,这是平生最愉快的事了。后来他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1961年10月,徐朗西以76岁高龄在上海病逝。(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9期)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通过以集纳式结构和笔记体语言,生动形象地描写了200多名开国将军的成长经历,真实细致地反映了他们的勇敢、顽强、奉献的革命精神,忠诚、本色、清廉的高尚品德,既是对我军光荣历史的记录,也是对革命英雄主题的高扬。本书由刘亚洲作序,秦天主编,吴东峰撰稿,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报以《将军是怎样炼成的》为题,节选连载。

第一章 音容(连载1)

粟裕大将:英姿勃发,温文尔雅

1930年12月29日,红军包围国民党张辉瓒部于江西龙冈,时任红军第六十五师师长的粟裕将军正立于龙冈小街,英姿勃发,温文尔雅。忽见两骑兵飞至,下马向粟裕报告:“朱总司令、毛总政委问捉住了张辉瓒没有?”粟裕答:“张辉瓒跑不了。”即命一骑兵先回,报告即可捉住张辉瓒;另一骑兵暂留,待捉住张立即返回报告。约一刻工夫,前方即传来消息:“张辉瓒捉住了!张辉瓒捉住了!”

粟裕将军常自谓:“沧海一粟”。某日,粟裕将军访叶剑英元帅。临别,叶帅扶杖送。粟裕急阻之曰:“老帅相送,不敢当。”叶帅曰:“百战之老将,岂能不送!”粟裕对曰:“沧海一粟,不足挂齿。”叶帅送出大门,望其背影赞曰:“战功高不居功,贡献大不自大。不简单哪!”

徐海东大将:面圆耳长,虎背熊腰,望之如泰山压顶

徐海东将军高大壮实,面圆耳长,虎背熊腰,望之如泰山压顶。将军闻战则喜。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除,精神焕发。将军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

徐海东将军喜骑马白龙马驰骋沙场,扬鞭奋蹄,疾如迅雷闪电。若见畏缩不前者,贪生怕死者,违反军纪者,必挥鞭挞之,故红二十五军将士见白马至,无不踊跃向前,英勇杀敌。

蒋介石视徐海东将军为“文明一大害”,曾发通缉令:“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后,徐海东将军入晋,阎锡山亦发通

缉令:“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五万元。”徐海东将军闻之,自摸后脑勺曰:“阎老西不如蒋介石,太小气了。”

黄克诚大将:戴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将军待人随和,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与人谈话,喜踌躇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黄克诚将军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认错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一生从不盲从,敢提意见,屡遭批斗而秉性不移,人称“老右倾”、“反对派”。

凡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自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曰:“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将军。

陈赓大将:气质豪放,望而知之为大器

陈赓将军脸色红润,文姿英发,气质豪放,望而知之为大器。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有何困难有何险恶,将军均笑嘻嘻,乐哈哈,妙语连珠,无拘无束,出言四座生风。人称“幽默陈赓”。

1950年7月某日,陈赓将军赴越南支援抗法之战,越南共产党胡志明主席于一密林间茅草高脚屋迎候将军,共进午餐。席间,胡志明朗诵中文诗赠陈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美人来。”陈赓将军摆手曰:“不妥,不妥,我这模样哪能称美人?”胡志明手持银须,曰:“改两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谭政大将:面白如玉,性格文静

谭政将军面白如玉,性格文静,湘乡东山学堂毕业后,就职小学教员。乡人呼“白面先生”。

谭政将军参加红军后,某领导问将军:“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将军摇头。又问:“五人呢?”将军亦摇头。又问:“三人呢?”仍摇头。将军见该领导不悦,急补充曰:“可能吧。”该领导摇头叹曰:“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

4.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

上海偶然下雪,即使雪面覆盖了路面,人和车在路上也不会滑倒。不过对于骑自行车的人可就要当心了,细细的车轮胎在这种路面上容易翻倒。六十年前的弹硌路是贫民窟的象征之一。不过听说现在这种用碎石子铺成的路面又开始吃香了,医学研究表明,这种路面具有脚底按摩的功能。我在一些健身的所在,看到很多用这种碎石子铺成的走道,足底与这种碎石子相摩擦,据说可以增加脚底血液循环,达到按摩的功能。贫民窟的道路现在成为健身之路,高大上之路,这真正是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了。

当年蒋家巷的弹硌路在上海还大大地出了一次风头。记得1977年要拍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电影中的剧情规定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地点是在一个沪西的棚户区中,那么弹硌路是不可缺少的,镜头要弯弯曲曲绕进去,周围是棚户区的阴暗角落。摄制组找遍了上海,居然都没有找到符合剧情需要的场景。在很多地方要么有棚户区而没有弹硌路,要么有弹硌路没有棚户区的,有了这两样,又没有那种阴暗的角落。总算最后七找八找找到了蒋家巷,这条弄堂曲曲弯弯,有棚户区,也有新式弄弄,甚至还有一两幢坚固的洋灰石库门房子,豪华气派。这种贫富夹杂在一起的社区,正是地下党活动的最好场所,而且符合所有解放前那种阴暗、混乱、简陋和蹩脚的气氛。这部电影的一些镜头就到蒋家巷来拍摄,整整三四天的时间,当时还着实使蒋家巷的人为之振奋了一下。我也到班上向住在其他地方的同学们说,我们家的弄堂拍电影了。脸上好像很有面子的样子。于是蒋家巷人兴奋异常,奔走相告,空巷而出,在大饼摊附近围观。这部电影1979年放映,由向梅主演,夺得了当年最佳票房的纪录。但是蒋家巷人去观看后才知道镜头表现的是解放前的事情,略有失望之意。于是有蒋家巷人说,这是确实的,蒋家巷从解放前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

我们从蒋家巷正门,也就是昌平路走进去,迎面可以见到右手边上用油毛毡搭起的

一长溜筒易房,紧紧搭在墙壁上,这是蒋家巷的早点摊位,大饼油条豆浆摊,我们从小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大饼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大饼摊的前面,在下午的时候,还搭起过另一个小摊位做过美饼,那是一种很大的圆饼,用油烤熟了,切成一块一块称分量来卖。我记得那个做美饼的师傅是个苏北人,大名叫朱大雄,左眼有点眼疾,常红肿胀着,故而看人从来不正眼。我小时候玩的地方就是蒋家巷弄堂口,顶橄榄核,甩香烟牌子,打弹子,滚铁圈,再有就是官兵捉强盗(上海话叫逃江山)。尤其是在冬天,上海是个湿冷的天候,周围的空气总是被阴霾裹得严严实实,寒意从厚棉袄外渗透进来。我们这些小孩玩够了,就在美饼摊位前看朱大雄做美饼。炉火从圆圈的烤炉中冒出来,我们享受着温暖,慢慢地,寒意消失了,肚子却越来越饥饿。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会回家跟妈妈讨四分钱,买一两美饼,捧在手上嚼着,味道鲜美无比。至今回想起来,围在朱大雄美饼摊前,看他做美饼,那是儿童时代的一种享受。

里烧得旺旺的镜头现在还在眼前闪烁。

沿着吃早点的大饼摊走进,是另一个半拉棚户,我的同学小老虎一家曾经就住在这个棚户里。他爸爸是踩三轮的,竹篱笆的门开进去,家中的地就是黑糊糊的泥地,几乎没有什么房间,笼统的一家人挤在一起,昏暗潮湿。过了小老虎家,是一个裁缝店,一开间的门面,使用老式的直立门,平常都是开着的,望进去,几个老裁缝在里面忙着裁衣、踩缝纫机,每人的鼻子上都夹着一副老花眼镜。

裁缝店的隔壁则是一个小小的洗衣作坊前门,只要把衣服送过去了之后,洗衣作坊的人就会拿到后弄堂去洗。过了这个洗衣作坊,就是一条通向小庙里的窄弄堂。小庙里是蒋家巷人对于早年的玉皇山庙的简称。这座庙就建在这条弄堂的顶端,解放之后,把道士赶走了,庙也取消了,改成了居委会办公室。但是蒋家巷人改不了口,还是把居委会唤作小庙里。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